

# 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感想

□石一宁(壮族)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一起,在新时代开启了新的航程。从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至今的7年,正是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发韧和繁荣发展的7年。

## 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

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和民族工作重要论述和党的民族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大踏步前进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列举的古今中外文艺大师和文艺精品中,不乏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发表,意见指出:“正确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生动反映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海外儿女心向祖国的历程。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抵制否定中华文明、破坏民族团结、歪曲党史国史、诋毁国家形象、丑化人民群众的言论和行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民族文化方针政策,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动力与指南,指引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使少数民族文学健康发展并呈现出全方位的繁荣景象。

## 二、少数民族文学长足发展得益于体制机制的大力支持

在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作家协会从2013年开始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扶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已取得可喜实效和成果。除了中国作协的层面和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民族文学》,鲁迅文学院、《文艺报》和作家出版社等单位对少数民族文学也做了很多的推动和促进工作。在培训少数民族作家方面,鲁迅文学院做了大量工作;《民族文学》杂志社每年也在全国各地举办多个作家翻译家改稿班、培训班,每年培训作家翻译家约300人。各地作协对少数民族工作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长足发展,正是得益于文学体制和机制的大力支持。因此,这些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视和扶持,今后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

## 三、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文学影响力

7年来,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在国家级文学奖方面,除了有27位作家、诗人和翻译家获得第十一届(2012-2015)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5位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分别获得第六、七届鲁迅文学奖,两位少数民族作家分别获得第九、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民族文学》杂志也日益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2015年以来,《民族文学》相继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在2017年度全国130种重点期刊的编校质量抽查中,《民族文学》汉

作为一个写作者,参与国内少数民族作家的各种会议、笔会或是采风活动,一直是我枯燥的写作生活中甜蜜的点缀。印象中,其他的活动总是慢热,而少数民族作家参与的活动,人与人之间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亲近起来、交流起来。或许少数民族朋友正因为都是“少数”,从而具有某种互相亲近的本能。少数民族作家朋友相聚在一起,总能收获意外的友情。

我是土家族人,土家族1956年才得以被确认为单一民族。在此之前,我的祖上一直以为自己是汉族。小时候的成长环境,也没有使我过多地将自己与汉族区分开来。开始写作以后,走出家门和各地的少数民族朋友交往,与少数民族作家沟通交流的过程,让我日益感受到自身的民族身份。它可能微弱,可能隐晦,但它经久不息地融于血液,存在于遗传密码,在写作过程中会悄然不觉地闪现于字里行间。写作本身带有的对自我的反复打量与再度认知,与自身民族特质的缓慢融合,也给我的写作注入一股持续的动力。

我从1999年开始写小说,至今已有20年,一直笔耕不辍,一共写了80余篇小说,其中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20余篇。当然,数量和现在的网络作家不能比,但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这个数字可以证明自己并不怠惰。

现在,我非常怀念写作之初的那种状态。我大专毕业没有参加工作分配,直接进入社会从事各种职业,换了好几份工作,干每一份工作都热情十足。可能骨子里意识到自己最终是要当作家,所以也像高尔基一样,将从事的工作当成“我的大学”,将每天的辛劳当成难得的体验。我白天工作,晚上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码字,那时年轻,精力十足,有时干了一天活,晚上写几千字还不吃

晚饭编辑质量并列第2名,并居于被抽查的文学期刊之首。杂志社还被中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2015-2017年度中央直属机关文明单位”。2019年,《民族文学》汉文版再次扩版,进入刊发长篇作品的期刊行列,迄今已刊发4部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杂志社于今年9月还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了首届《民族文学》长篇小说作家培训班。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开始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作协从2013年起开始实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对已经与国内外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给予资助。有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还获得了国际文学奖。

《民族文学》汉文版发行到国外,蒙古文版、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也分别发行到蒙古国、哈萨克斯坦、朝鲜和韩国,在这些周边国家的文化与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优势和优质资源,我们要进一步认识这一优势,利用好这一优质资源。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学多样性的重要载体,是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体现。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进一步提升创作水平和作品的影响力,承担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文化责任,为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更大贡献。

## 四、少数民族文学面临新机遇、新课题和新挑战

新时代的到来,使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新机遇,也面临着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

当下中国大地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开展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在少数民族地区“脱贫、奔小康”的奋斗进程中,文学不能缺席。少数民族作家要以手中的笔,记录和讴歌这一举世瞩目的反贫困斗争。事实上,近年来扶贫脱贫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并涌现了相当一批作品。最近中国作协组织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也参与其中。希望更多的作家能加入这一题材的创作,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美丽中国建设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建设美丽中国,意味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意味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味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少数民族生



# 进入更具体更广阔的生活实境

□田耳(土家族)

力。虽然发表并不容易,但只要有好上的状态,我便很满足,对以后能当上作家很有信心。2008年我进入县文联上班,不必像以前那样为生计发愁,可以专心写作。我以为可以一直写下去,写一辈子,浑身是劲。我的生活完全改变,再不是白天干活晚上写,而是可以全天待在书房里面对着电脑,从容地敲字。奇怪的是,本以为改善了写作的条件,有了富裕的创作时间,躲进书房写了几年,反而比以前仅仅是利用晚上写作更吃力,写得更少。写得少,也未见得精品。我感觉到生活经验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充沛,写作对自身的消耗日益明显,自己的写作资源余额不足。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这些话,让我记忆犹新其深刻。

当时我刚从湖南湘西调入广西大学,从一个民族地区进入另一个民族地区,每天也在思考以后的生活和创作,觉得有必要进行调整,有

必要改换方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直接观和方法论上指明了生活与艺术创作之间深刻、内在和必然的联系。因为一直有我总有个说法,我们本来就在生活之中,无须刻意体验,只要细心感受,就能获得无穷的写作资源。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作家躲进书斋闭门造车找理由,它可能适合一些天生的书斋型作家,但那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写作者需要进入更具体更广阔的生活实境,需要与更多的人更直接地接触。比如说,当时我的确有一个极明显的感受:我与那么多朋友交往,但与他们交往得来的体验,以他们为原型进行小说创作,为什么收不到一开始写作时那种“左右逢源”的效果?我慢慢意识到,当初自己进入社会从事各种工作,交往的人无法选择,反倒使得这种交往类型各异,姿态多样,脑袋里贮存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和话语资源。后来躲进书房,虽然仍有交往,但开始有条件地“物以类聚”了,可以选择交往的朋友。这种选择,某种程度上就是放弃。有时候,性情相近,也就是面目单一。我想起捷克作家赫拉巴尔,他是那么顽固地坚守在最日常最

细微的生活现场,与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保持着最紧密的接触。我意识到我必须扩大交往面,和一些不同的人,甚至以往避免交往的人在一起。这对于写小说的人,其实是一种职业道德。我明显意识到,自己在重新学习生活,重新进入日常的体验。减少待在书房的时间,扩大交往面,起初会有一些不适应,但只要坚持下去,适应过来,立时有一种开阔的感觉。我调入大学工作时,学院分配给我教学任务。这意味着可以和更多人接触,和更年轻的一代人接触。我把这当成一个机会。教学也并未影响我的写作,事实上,教学生写作的同时,我也在进行新一轮的自我教育。我长期写小说得来的诸多实践的经验,在教学中有机会系统地总结,写作状态在教学活动中反而得到提高,两者相得益彰。进入大学这几年,虽然发表的小说数量较以往减少,但得到转载的概率增多,引发的评论增多,我自信写作保持在一以贯之的水准上。

这十余年来,变化过于迅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小说读者锐减。不说别人,因现在可选择娱乐方式过多,我作为一个小说作者,阅读量

1999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去延边采风。从长春到延吉,整整一夜的火车颠簸,清晨5点钟到达延吉的时候,气温是零下27℃。等出租车的15分钟里,寒风像刀子一样,穿过我的羽绒大衣,我就像浸在冰水里,牙齿打起了冷战。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东北边陲,面积不大,地理位置却很特殊,与朝鲜和俄罗斯接壤。这里是中国朝鲜族最集中生活的地区。历史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朝鲜族战士以顽强勇敢著称,能打硬仗,有勇士精神,他们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了热血和生命。而那些迎来了新中国曙光的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再度前往战场,死伤人数众多,在延边州的乡村,素有“山金山金达莱,村村纪念碑”的悲怆说法。中韩建交以后,延边州的中青年人纷纷去韩国打工。在韩国打工的人,经常遭遇的问题是:你吃过苹果吗?你坐过汽车吗?你见过这样的大桥吗?你听说过什么是电脑吗?

3年前,我从长春再去延吉,高铁只要两个半小时。当时正是秋天,东北的秋季,层林尽染,五彩斑斓,大地一片金黄,海兰江畔稻花香。开往延吉的高铁被网友誉为“中国最美高铁”,一时间,不只长白山人满为患,延边州其他大大小小的景区也被游客挤爆。现在,延边仍然有很多人去韩国打工,但韩国人在延边打工、求学,以及常住的居民也有几十万。人口流动不再是单方面倾斜,而是变成了交叉、融入式居住。在中国,让韩国人惊奇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你们的高铁怎么这么快?你们的手机支付太方便了!你们的环保雷厉风行!你们政府扶贫力度这么大!

这种变化,不只是在延边,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在发生。即使作为亲历者,我们也难免发出这样的慨叹:以往只能停留在神话和传说中的事实,如今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而且日新月异。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对于写作者而言,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黄金时代,在在处处,诞生出各种经验,需要作家们去捕捉、去发现、去处理。

在中国,有一些真正的朝鲜族作家。我说他们“真正”,是指那些生活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从小到大,在朝鲜语学校读书学习,后来用朝鲜语创作的作家们。他们写朝鲜族人的生活,读者也大多是朝鲜族民众。

我生活在汉语地区,在汉语语境下长大、学习,我用汉语写作。我的读者群可以是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我甚至不会讲朝鲜语。但是,所有这些都并不妨碍我是一个朝鲜族作家。参加中国作协的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时,我把地点选在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我在那里既是局外人又是局内人,这种双重视角能让我看到事物更多的切面,而汉语的光芒和血脉里的民族特性,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了我独特的富矿和宝藏。我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春香》,就脱胎于朝鲜半岛最著名的民间传说《春香传》。那是妈妈最早讲给我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童年时听起来瑰丽动人,在少年时听起来让人辗转反侧。当我长大,这个故事却变得平庸了,故事里面充满了男性对女性的俯视、傲慢和垂怜,有悲悯无尊重,女人只能靠男人的拯救才能获得幸福。它不再是我喜欢的故事了,但它又是我的故事,是伴随着我成长的故事。于是我改写了这个故事。朝鲜族女人是所见过最勤劳、聪慧、有担当的女性群体,女人完全可以靠自己赢得尊严和幸福。

新视角产生新故事。写作者要重视传统。没有哪个作家是凭空出来的,都是一代一代在文学和生活的滋养和接力中不断产生的,这是我们文学创作的基底。但同时,我们更应该与时俱进,关心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尤其还要关注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变化和精神变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的那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

我们要抒写民族新生活。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既葆有自己的文化艺术和风俗特色,同时又从未间断地保持着与中华乃至世界文化、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交融和碰撞对于文学艺术作品而言,是最好的淬炼方式之一,就像窑变,通常能烧出超乎想象、令人惊叹的瓷器一样。今天的民族新生活,不只是局限于国内,而是延展到世界各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绚丽多姿,而文学作品的意义也不仅仅存在于文学本身,它所拥有的广度、深度、融合度以及影响力,都是国际性的。所以,写好中国故事,包含着的一个重要内容——写好中国的民族故事。

写好民族故事,更要写好民族新故事。民族故事记录着特殊地区特定人群特别的经历,有独特性和传奇性。在漫长的时间里,这些故事尘封在边陲或者山寨,相对于中心地区,相对于大城市,民族地区故事变化缓慢、发酵期长,但他们对于传统和文化的承载却是深沉、凝重的,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下,这些地区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民族故事的历史和现实,杂糅、交织在一起,仿佛古老锦缎上面迸发出了鸟语和花香。作为写作者,记录这些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新故事,在这些新故事中寻找深刻的意义,擦亮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包浆,让历史和现实互相照耀。

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我们写作的源泉和矿藏。

也在减少。而人的创作不可能不受环境影响,也是一种按需的产出,这必定会影响写作的情绪。与此同时,我又发现地方写作者的数量反倒提高,很多人都想写出自己的故事,写出独特的诗篇。来到广西以后,我发现地方的写作者迫切需要高质量的写作教育和辅导。以往我在湖南很少出去讲学,更没有开设过写作课程,来到广西,我有了做讲座的机会。我自己深刻体验过口头言说的困难,后来从写作上找回了表达的快感,这些经验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我真心想以自己的写作经验,帮助同样存在表达困难的少数民族的朋友,帮助地方的写作者。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理应承担的事情。用作品打动远方的读者,用经验帮助身边的写作者,这两者同样重要。在我们日新月异的时代,写作也必然接受各种调整,才可能与时俱进,才可能有效地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

日新月异的时代给每位写作者都提出更高要求,日常的经验、人性的思考与关怀,都更具难度。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作为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继承民族写作的优良传统,开拓写作的新题材新领域,塑造全新的民族人物形象,是艰巨的任务,也是巨大的动力。“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我们少数民族作家要用作品说话,共同努力。短短会期,很快结束,我们在收获收获的同时,日后还要兑换成作品的交流。期待下次聚会时,每位朋友都写出现在还完全无法预料的好作品。

# 少数民族作家的根基和责任

□金仁顺(朝鲜族)